

# 深陷大海

□陈吉楚

## 在大海边

从一座遥远的城市穿梭到梦想的大海边  
从大海边穿梭至生存发展的写字楼  
从写字楼穿梭到众人穿梭的街道  
从街道穿梭进温饱的饭馆、酒吧、商场  
再从夜晚的霓虹灯穿梭回出租屋  
出租屋内人与人之间需要搭设沟通的桥梁  
你再一次穿梭于迥异的思想之间  
关上门闭上眼,潮水翻涨  
大海在呼唤  
你忽然想起大海就在身边  
于夜色之中告别,穿梭至海边  
白天的喧嚣退去了  
椰树林静下来了  
没有多少人回到海边  
除非是孤独的人  
听着夜晚的涛声,想起从前的从前  
便不自觉地从岸上走向大海  
脚蹼由浅至深,深入大海深处  
放空大脑,大口呼吸  
海风轻拂你,海浪拍打你  
让一切的穿梭能力回归大海  
——在大海边,你得到了一次精神洗礼

还有等待的人未归  
还有一生的日子未完  
翻覆我也不可翻覆  
秉灯向我寻来的人

## 大海上

从日中开始登船  
城市变小,越来越远离陆地  
直至看不见码头  
人已到大海上  
渺小不如一滴海水  
海水灌满眼睛  
掌舵的老渔民目光如炬  
穿过白天和黑夜  
抵达蔚蓝无边的大海

汪洋大海从不缺乏勇士  
他们驰行海上  
指挥渔船如舰艇  
你曾目睹黑夜里的穿行  
在大海的心脏默默祈祷  
一场大的渔获  
而老渔民从不祈祷  
他们靠一艘渔船、  
一双眼睛和方向感  
寻找合适的海域  
在合适的地方亮起船灯  
渔工投放渔网  
尾随而来的鱼群自投罗网  
午餐便是新鲜的炒鱿鱼、煎马鲛鱼、  
焖鲳鱼

有时候渔获不多  
他们便要往更深的海里去  
去寻找另一片大海  
在大海上  
捕捞生活

## 深陷大海

童年的家距离大海十公里  
我曾经梦想到海里看一看  
并骑车达到那里  
看见那样浑浊充满鱼腥味的大海  
它未经开发荒草丛生鲜有人烟  
我不知道为什么  
家乡的大海只是大海

长大后我来到祖国南端  
面向南中国海  
我才知道大海是蓝色的  
大海是广阔的世界  
人来人往只为了目睹蓝色大海  
亲近它,踩进海水里感受它  
甚至有人从早晨到傍晚  
坐在大海边  
梦想自己是大海的一部分  
再后来我跟着渔民乘船出海  
第一次置身于海洋之中  
整个大海似乎只有我存在  
整个世界只有我感知自己的存在  
我想起海明威,想起老人与海  
我想起真正漂泊海上的人  
我甚至幻想我是大海寄托在陆地的一滴水  
那是天地之间的一次省视  
也是一次孤独的对话

回到岸上后我开始自卑  
我为深入大海而庆幸  
也为深陷大海而悲伤  
越深入的事物  
越让人不可自拔

陈吉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90后”青年诗人、小说家,著有诗集《岛岛岛》。现居三亚。

## 任其自然

# 时间流域

□任白

## 命名

我一直在找一个名字  
在尘埃与星际  
在街巷与山间  
我想找一个  
能指认真相的名字  
能廓清面目的名字  
能道尽爱恋的名字  
我总是在忧惧中听见  
它破空而出  
于是就有亲人应答  
就有山河呜咽  
就有历史回声

## 执念

我对钉子有种执念  
它用那么坚决的方式  
确立一种新的关系  
让分离的树干重新集结  
把散佚的纸张挂在墙上  
我甚至想感谢它所创造的疼痛  
短暂、锐利,但又极其明快  
它拨开混沌的神经丛  
钻进埋藏很多呐喊的地方

## 时间流域

时间被一些历史的隘口切分  
成为完全不同的水流——  
冰川源头、干流支流、上游下游  
互相连接,也互相遗忘  
甚至互相猜忌和隔绝  
我们都被困在某个流域  
两岸的山峦只能在这里据守  
积雨云路过的时候  
只会淋湿彩虹右侧的半圆  
对于平原我们翘首半生  
那里的芦苇和莲叶  
只在无边的词句中生长  
而入海口的滩涂和海鸥  
一直在视线无法飞抵的地方

## 拐杖与种子

那片树林一夜间衰老了  
树枝全部变身拐杖  
支撑自己和背上弯曲的阳光  
衰老总是引发狂躁  
贪吃,惊恐  
毫无力量地放纵  
毫无节制地原谅  
连土地也变得可疑  
草木绿了又绿  
花从怀里翻找干瘪的果实  
接着就哭了

# 山脉

□零朴

我坐在你的怀里  
我很小,你很大  
我只需借用你的一点空间和高度  
就可以看到很大的风景  
仰头看云,俯首闻水

你的颜色是绿色  
也是我的生命之色  
你的色彩可以倾覆万顷崖障  
起伏跌宕,延绵无尽头  
让我在你的绿浪里  
颠覆我的渺小吧

## 春讯

我坐在北方的厅堂里



春天的脚步 | 王诗雯(8岁)

忘记自己来过几次  
留下过多少种子  
他们难以渴望下一个春天了  
那些拐杖把种子投进锅里  
全部劣酒都已沸腾

## 有风来过

窗子开着  
风一直在翻动树叶  
细小筋脉捆扎的纤维  
惊恐地抖动,但还是没有交出  
那些汁液翻滚的隐秘潮汐  
夏天还是来了  
乌云在天边滚动  
一会儿雨也要来了  
而潮汐已退却你的眼底

## 窗帘在凌晨无声摆动

窗帘在无声摆动  
已经是凌晨了  
四下里一片沉寂  
只有它轻轻地轻轻地摆动  
像是在推一扇门  
或者摇动谁的臂膀  
而且并不指望门被推开  
人被摇醒  
是谁在发送这微小的信息  
当时间越过午夜  
当永夜尚未降临

## 暴马丁香

每年六月,我都昏昏沉沉地  
在雪山一样沉重的花序下踟蹰

那沉重是由花香构成的  
一片雪雾重重的密林  
所有孤寒之人都来此聚集  
并且从轻微的战栗开始自然  
他们的骨头在火中香得让人头疼  
让那些原本自安于室的人  
无端地在雪地上来回走动  
让冰隙间假寐的籽种  
在沉闷的轮回中绽出芽尖  
让我喉咙肿胀鼻翼绯红  
听见自己的呼吸日渐粗重

## 见证

一丛阴影在眼下下游走  
但你想竭力保持不动  
在地铁和节日的扬尘中  
强大的虚弱被压进深呼吸  
躲开天命似的震动  
顺着伸手不见五指的岩隙  
向下,向下  
这不为人知的迁徙  
命若游丝  
渴望停留,汇聚,凝结  
想起数日之前  
你对自己的背影说  
再见,再见  
你的渴望  
一直背负你的再见

任白:1962年生,吉林省吉林人。诗人、画家,中国诗歌学会理事。出版诗集《耳语》《情诗与备忘录》《灵魂的债务》《任白诗选》、中短篇小说集《失语》等。现在吉林省作家协会任职。

## 画说三亚

漫画:杨智宏



来三亚玫瑰文化节,置身花海,我在丛中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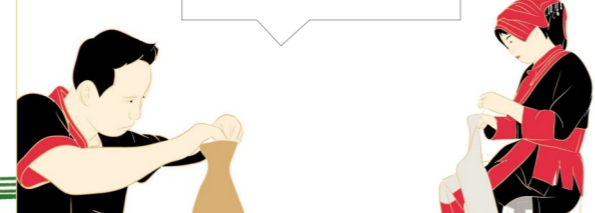
这里的玫瑰饼又香又甜,一口下去,妥妥的满足感~



来三亚,赶上“三月三”,跟着少数民族同胞跳一次竹竿舞~



再观摩一下黎陶制作,学一学黎锦编织~



## 三亚,像花一样

4月的三亚,称得上“花”香四溢、香飘满城;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让人领略到不一样的海南风情;2024三亚玫瑰文化节展现出三亚积极探索文旅融合的一面,有国际范、中国潮,有海南味和烟火气,打造出一场全方位、深层次的多元文化交流盛宴——两个“节日”,城市貌美如花,人们笑靥如花。

# 水做的奶奶

□刘哲

我走到奶奶面前  
老式洗衣机正在蓄水  
此时,我也成了容器  
盛装她的絮语,关于争执  
水流渐缓,头脑渐满  
衣服如真相,已浮出水面

## 活的历史

杨老师快60岁了,多急的事  
他慢悠悠的自行车,都能到达

车子起步时,他单腿助跑的姿势  
是段历史……

## 平衡状态

淋浴时,把冷热水阀同时打开  
拧紧一点,或者松弛一点  
此消彼长着,到了适宜的温度  
窗台上的合影,让我暗自庆幸  
我大一点,你就会小一点  
好在无论是相片

还是两个人的生活  
定格瞬间,我们找到了彼此的平衡状态

## 一生

一年就是,三百六十多天  
减去几天的快乐  
剩下的日子,都用来疗伤  
一生就是,用大几十年  
回味刚记事的那几年

# 在临春岭环山步道

□赵方

我们不说凤凰岭  
也不说鹿回头  
那些爱情故事永远镌刻在山间  
山盟海誓  
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转过身你看到的  
只是面前的这条健康步道  
瞭望塔,逐鹿台  
可是,在山顶  
忍不住望到的  
还是爱啊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 花开有声

三角梅的倾诉你可曾听说  
它在田野里泼洒着颜色  
将大片的心事涂抹  
你看那湿漉漉的花瓣  
是夜晚又复清晨时新鲜的露珠  
在阳光下  
悄悄蒸发

每一片叶子都曾是花  
每一片花瓣都有一个传说  
赤橙黄绿紫  
大片大片的三角梅  
以最简单的样子  
开成南国大地最绚丽的花朵  
这就是你看到的我  
像是上帝不经意的杰作  
枝桠间长满了密密麻麻的荆棘  
不要细勘  
手指会被叶底的尖刺戳破